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言行龜鑒 第一卷 學問門

范魯公質自從仕，未嘗釋卷。人或勉之，質曰：「昔嘗有日者，與吾言，他日必當大任。苟如其言，無學術何以處之？」趙韓王普為相，每朝廷遇一大事，定一大議，才歸第，則亟合戶，啟篋取一書而讀之，有終日者，雖家人不測也。及翌日出，則是事決矣。用是為常。後普薨，家人始開篋見之，則《論語》二十篇也。太宗數相普，或譖之曰：「普，山東學究，惟能讀《論語》耳！」太宗疑之，以告普。普曰：「臣實不知書，但能讀《論語》佐藝祖定天下，才用得半部，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。」上意釋然，卒相之。

李文靖公沆為相，常讀《論語》。或問之，公曰：「沆為宰相，如《論語》中『節用而愛人』、『使民以時』兩句，尚未能行。聖人之言，終身誦之可也。」沆厚重淳質，內行修謹，尤厭榮利，好賢樂善，世稱賢相。胡文定曰：「李文靖淡然無欲，王沂公儼然不動，資稟既如此，又濟之以學，故是八九分地位人也。」

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，天下無事，許臣寮擇勝燕飲。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，以至市樓酒肆，往往皆供帳為游息之地。公是時貧不能出，惟家居與兄弟講習。

狄武襄公青為指揮使時，尹洙與談兵，善之，薦於經略使韓琦、范仲淹，一見奇之，曰：「此良將才也。」授以《左氏春秋》曰：「將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！」青遂折節讀書，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，由是知名。

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，在長白山僧舍修學，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經宿遂凝，乃畫為四塊，早晚取二塊，斷齋十數莖，醃汁半盂，入少鹽，暖而之，如此者三年。公在南都學舍，掃一室，晝夜講誦，未嘗解衣而寐；或昏怠，輒以水沃麵。往往餘粥不充，日昃始食。刻苦五年，大通六經之旨，為文章論說，必本於仁義。公少有大節，其於仁義、禮樂、孝悌、忠信，如饑渴之於飲食，其於富貴貧賤，毀譽歡戚，不一動其心。范文正公遭母憂，晏元獻守南京，請掌府學。范公嘗宿學中，訓督學者，皆有法度，勤勞恭謹，以身先之。夜課諸生，讀書寢食，皆立時刻。往往潛至齋舍調之，見有先寢者，詰之，其人給云：「適疲倦，暫就枕耳。」問：「未寢之時，觀何書？」其人亦妄對。則取書問之，不能對，乃罰之。出題使諸生作賦，必先自為之，欲知其難易，及所當用意，亦使學者率以為法。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。其後宋人以文學有名於場屋朝廷者，多其所教也。

滕公宗諒，仁宗朝知湖州，大興學校，學者皆敦行實，傳經義，人各治一事，又兼一事，學徒千數。寶元初，太學下湖州學，取其法行之。

范忠宣公純仁，字堯夫，文正公之長子。文正門下多延賢士，如胡瑗、孫復、石介、李覲之徒，與公從游，晝夜肄業，置燈帳中，夜分不寢。後公貴，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，時以示諸子孫曰：「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。」初再調官，皆不赴，文正公遣之，純仁曰：「豈可重於祿食，而輕去父母邪！雖近，亦不能朝夕在側。」遂終養焉。自布衣以至宰相，廉儉公遜，不少加損。嘗曰：「吾生平所學，惟得『忠恕』二字，一生用不盡。以至立朝事君，接待僚友，親睦宗族，未嘗須臾離此也。」又戒子弟曰：「六經，聖人之事也。知一字則行一字，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。所謂有為者，亦若是耳。」

陳忠肅公為禮部貢院點檢官，與校書郎范淳夫同舍。淳夫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，惟伯淳能之。問公曰：「伯淳誰也？」公默然久之，曰：「不知有伯淳邪？」曰：「生長東南，實未知也。」時年二十九矣。自是以來，嘗以寡陋自愧，每得明道先生之文，必冠帶而後讀。

司馬溫公光，字君實。七歲，聞講《左氏春秋》，即了大義，自是手不釋書，至不知饑渴寒暑。每思記問不若人，群居講習，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矣，獨下帷絕編，或在馬上，或中夜不寐，時詠其文，思其義，精誦至終身不忘。公忠信孝友，恭儉正直，出於天性。其好學，如饑渴之嗜飲食；於財利紛華，如惡惡臭。平生所為事，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。康節嘗稱之曰：「君實，腳踏實地人也。」司馬溫公對賓客，無問賢愚長幼，悉以疑事問之。有草簿數枚，常置坐間，苟有可取，隨手記錄，或對客即書，率以為常。其書字皆真謹。

呂正獻公於講讀尤精，語約而義明，可以為當世之冠。與司馬光同侍經筵，光退，語人曰：「每聞晦叔講，便覺己語煩。」

呂榮陽公希哲，字原明，從胡先生於太學，與伊川俱事先生，居並舍。公少伊川一二歲，察其學問淵源，非他人比，首以師禮事之。又與同舍黃公履、邢公恕相友善，一時之士，不遠萬里，皆來師之。學者相與，必稱先生，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也。

胡安定公瑗，字翼之，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，苟趨利祿，其教學者必以明體達用為本。初與孫明復、石守道同讀書泰山，攻苦食淡，終夜不寢。一坐十年不歸，得家書，見上有「平安」二字，好投之澗中，不復展讀。及為蘇、湖二州教授，嚴條約，以身先之。雖大暑，必公服終日，以見諸生，嚴師弟子之禮。解經至有要義，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。學徒千數，日月刮磨。為文章皆傳經義，必以理勝，信其師說，敦尚行實。其在湖州學，置經義齋、治事齋。經義齋者，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；治事齋者，人各治一事，又兼一事，如治民、治兵，水利書數之類。其在太學亦然。其子弟散在四方，隨其人賢愚，皆循循雅飭，其言談學止，遇之不問，知為先生弟子。門人劉彝召對策略曰：「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，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。臣聞聖人之道，有體、有用、有文。君臣父子，仁義禮樂，歷世不可變者，其體也；詩書史傳，垂法後世者，其文也；舉而措之，天下能潤澤其民，歸於皇極者，其用也。國家累朝取士，不以體用為本，而尚聲律浮華之詞，是以風俗愈薄。臣師瑗當明道、寶元之間，以體用之學授諸生，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者，臣師之力也。」胡安定為國子先生日，番禺大商遣其子就學，得病甚瘳，客於逆旅，若將斃焉。父至，攜其子來謁。胡先生曰：「是宜先警其心，而後誘之以道。」乃取一帙書曰：「汝讀是，可以先知養生之術。知養生之後，可以進學。」子視其書，黃帝《素問》也。讀之未竟，懼伐性命之過，甚悔痛自責，冀可自新。胡知其已悟，召而誨之，曰：「知愛身則可以修身。自今以始，其洗心向道，取聖賢之書，次第讀之，既通其義，然後為文，則汝可以成名。聖人不貴無過，而貴改過。無愧昔悔，第勉事業。」其人亦穎銳善學，二三年登上第而歸。胡安定先生，明道、景間與孫明復、石守道三人以師道自任，而先生之徒獨盛。在湖州學，弟子往來嘗數百人，各以其經轉相傳授。其教學之法最備，行之數年，東南之士，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。慶歷間，建太學於京師，有司下湖州學，取先生學法，行之太學。皇、至和間，以先生判國子監，執經座下，生徒千餘人，每講罷，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。教育諸生皆有法。

劉執中彝，福州人。安定在湖學時，從學者數百人，彝為高第。熙寧二年，彝召對，上問從學何人曰：「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。先生始自蘇湖，終於太學，出其門者無慮數千人。」上曰：「門人今在朝為誰？」彝曰：「若錢藻之淵篤，孫覺之純明，范純仁之直溫，錢公輔之簡諒，皆陛下之所知也。其在外，明體適用，教於民者，殆數十輩。其餘政事文學，粗出於人者，不可勝數。」

徐公仲車積，諡節孝處士。初從安定胡先生學，潛心力行。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，退，頭容少偏。安定厲聲云：「頭容直！」積因自思，不獨頭容直，心亦要直也。自此不敢有邪心。公初學於胡安定，門人甚眾。一日，獨自積食於中堂，二女子侍之。積問安定：「門人或問見侍女否，何以對？」安定曰：「莫安排。」積聞此一語，大省悟，其學頓進。公平日教學者，每以「治心養氣」四字為先，曰：「修身，務學之要，莫大於此，其效甚明，其術甚易。」乃著書，未成而病。嘗曰：「吾之書，大要以正治心，以直養氣而已。」或問立朝之要，則必曰：「以正輔君。」或問修身之要，則必曰：「以正修身。」諸生逾年不省侍者，以私財遣之使歸。

李平字初平，為郴州守。時濂溪先生為桂陽令，初平知先生之賢，與之語，歎曰：「吾欲讀書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公老無及

矣，某請得為公言之。」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，二年果有悟。

明道先生程顥，字伯淳，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學，遂厭科舉之業，卓然有求道之志。先生嘗曰：「昔受學於周茂叔，每令尋仲尼、顏子樂處，所樂何事。」又曰：「自再見周茂叔後，吟風弄月而歸，有『吾與點也』之意。自孟子沒，而聖學不傳，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，以斯道自任。其教人之法，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，至於平天下，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，循循有序。先生德性充完，粹和之氣，盡於面背。樂易多怨，接人溫然，無賢不肖，皆使之款曲自盡。聞一人善，咨嗟獎勞，惟恐其不篤；人有不及，開導誘掖，惟恐其不至。望其容色，聽其言教，則放心邪氣，自不容於胸中。」明道先生兄弟，每見人靜坐，便歎其善學。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，明道一日謂之曰：「爾輩在此相從，只是學某言語，故其學心口不相應，盍若行之？」請問焉，曰：「且靜坐。」顯道云：「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，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。」

伊川先生程頤，字正叔，曰：「《大學》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其次莫如《語》、《孟》，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」又曰：「凡看《語》、《孟》，且須熟讀玩味，將聖人言語切己，不可只作一場話說。」又曰：「讀《論語》者，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，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，自然有得。若深求玩味，將來涵養成，甚生氣質。」伊川先生曰：「世間有三件事至難，可以奪造化之力。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，養形而至於長生，學而至於聖人，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，人力可以勝造化，自是力不為耳。」伊川先生紹聖間有涪州之行，自涪還洛，氣貌、容色、髭發皆勝平昔。門人問何以得此，答曰：「學之力。大凡學者，學處患難貧賤，若富貴榮達，即不須學也。」伊川先生在經筵，每當進講，必宿齋戒，潛思存誠，冀以感動聖意。常於文義之外，反覆推明，歸之人主。一日當講「顏子不改其樂」章，門人疑此章非有人君事，將何以為說。及講既畢，乃復言曰：「陋巷之士，仁義在躬，忘其貧賤。人主崇高，奉養備極，苟不知學，安能不為富貴所移？且顏子，王佐之才也，而簞食瓢飲；季氏，國之蠹也，而富於周公、魯君。用舍如此，非後世之鑒乎？」聞者歎服。程伊川先生曰：「君子，知識為本，行次之。今有人焉，力能行之，而識不足以知之，則有異端者出，彼將流蕩而不知反。內不知好惡，外不知是非，雖有尾生之信，曾參之孝，吾弗貴矣。」

游定夫醉，伊川至京師，一見，謂其資可與適道。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，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，設庠序，聚邑人弟子教之，召公職學事，公欣然往從之，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。伊川謂公曰：「游君德器粹然，問學日進，政事亦過人遠甚。」

楊中立時調官京師，往潁昌，從學於明道。南方高弟，惟游定夫、謝顯道與公三人。伊川自涪歸，見學者凋落，多從異學，獨楊、謝不變，因歎曰：「學者皆流於異端，惟楊、謝二君長進。」中立歸，明道送之出門，因謂坐客曰：「吾道南矣。」定夫、中立初見伊川，伊川瞑目而坐，二子侍立。既覺，顧謂曰：「賢輩尚在此乎？日既晚，且休矣。」及出門，外之雪深一尺。楊中立云：「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。對人主語言，及為章疏文字，溫柔敦厚尤不可無。如作詩，多譏玩，殊無側怛愛君之意。在朝論事，多不循理，惟是爭氣，何事君？君子所養，要令暴躁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。」

謝顯道自言，昔日學時只垂足，亦不敢盤足。

張思叔繹初見道楷禪師，有祝發從之之意。時周恭叔官伊中，謂之曰：「他日程先生歸，可從之學，無為空祝發也。」及伊川歸自涪陵，思叔始見先生。時從學者甚眾，先生獨許思叔，因讀孟子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」，始有自得處。伊川嘗言晚得二士，謂思叔及尹焞也。

羅文恭公質字仲素，云：「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，云以身體之，以心驗之，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，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。此蓋某所為者如此。」

高彥先登曰：「凡為學之道，必須一言一句，自求己事。如六經、《語》、《孟》中，我所未能，當勉而行之。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、《語》、《孟》中，便思改之。先務躬行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。」又曰：「凡為學之道，必先至誠。不誠，未有能至焉者也。何以見其誠？居處齋莊，志意凝定；不妄言，不苟笑；開卷伏讀，必起恭欽，如對聖賢；掩卷沉思，必根義理，以閑邪僻。行之悠久，習與性成，便有聖賢前輩氣象。」

橫渠先生張載，字子厚，年十八，慨然以功名自許，書謁范文正公。公知其遠器，欲成就之，乃責之曰：「儒者自有名教，何事於兵？」因勸讀《中庸》。雖愛之，猶以為未足，又訪諸釋、老之書，累年盡究其說。知無所得，反而求之六經。嘉初，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，共語道學之要，於是盡棄異學，淳如也。終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簡編，俯而讀，仰而思，有得則識之。或終夜起坐，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，未始須臾息也。學者有問，多告以知禮成性、變化氣質之道。先生氣質剛毅，德盛貌恭，與人居而日親。其治家接物，大要正己以感人，非其義也，不敢以一毫犯之。朱子曰：「橫渠學力絕人，尤勇於改過，獨調戲為無傷。一日忽曰：『凡人之過，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。至於戲，則皆有心為之也，其為害尤甚。』遂作《東銘》。」

康節先生邵雍，字堯夫。始學於百原，堅苦刻厲，冬不爐，夏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數年。先生歎曰：「昔人尚友千古，而未嘗及四方，遽可已乎？」於是走吳適楚，過齊魯，客梁晉，久之而歸曰：「道其在是矣。」退居共城，乃覃思《易》學。三年不設榻，晝夜危坐以思，於是學以大成。

老泉先生蘇洵，字明允。少不喜學，年壯猶不知書，二十七始大家憤，謝其素所往來少年，閉戶讀書為文。歲餘舉進士，不中，又舉茂材異等，亦不中，退而歎曰：「此不足為吾學也！」悉取所為文數百篇，焚之，益閉戶讀書，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，涵蓄老成，抑而不發，久之慨然曰：「可矣。」由是下筆，頃刻數千言，其縱橫上下，出入馳走，必造於深微而後止。至和、嘉間，與其二子軾、轍至京師，歐陽公修得其書二十篇，大愛其文辭，以為賈誼、劉向不過也。二子同舉進士，又同登制科，一時名動京師，天下言文章者稱「三蘇」云。

范侍講祖禹在經筵，東坡語李曰：「淳夫講說，為經筵講官第一，言簡而當，無一冗字，無一長語，義理明白，而成文燦然，乃得講師三昧也。」

馬時中伸，崇寧中禁元學，伊川之門學者無幾，雖宿素從游，間以趨利叛去。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，銳然為親依之計，至則因張繹求見，先生辭焉。公曰：「使伸得聞道，雖死何憾。」先生聞而歎曰：「此真有志者。」遂引而進之。

岳武穆王飛，少負氣節，生而有力，未冠，能引弓三百斤，弩八石。天資敏悟，強記書傳，尤好《左氏春秋傳》及孫吳兵法。家貧，拾薪為燭，達旦不寐。為文初不經意，人取而誦之，則辯是非，析義理，若精思而得之者。

張子韶九成曰：「朋友講習，固是天下樂事，不幸獨學，則尚友古人。故讀《論語》，如對孔門聖賢，讀《孟子》，如對孟子，凝神靜慮，如目擊之。如此用心，雖生千載之下，可以見千載上人矣。」又曰：「看史，若身處其中，當時人主情性如何，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，孰為小人，其處事孰為當，孰為否，皆令胸次曉然，可以口講指畫，則機會圓熟。他日臨事，必過人矣。」張子韶曰：「伊川云，以富貴驕人，固非美事，以學問驕人，害亦不細。此真格言也。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，聞見日新。謝顯道謂之曰：『公既有所聞，正如服烏頭，苟無以制之，則藥發而患生矣。』顯道之言，誠可為淺露者之戒。」

胡文定公字康侯，曰：「為學必以聖人自期，為政必以宰相自期，莫將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。」胡文定公每子孫定省，必問其習業，合意，則曰：「士當志於聖，勿臨深以為高。」否，則蹙曰：「流光可惜，無為小人之歸屬。後生艱難窮厄，但勉於進修，使動心忍性，不為濡沫之惠。」

晦庵先生朱熹字仲晦，曰：「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，一旦學大學，是以無下手處。今且當自持敬始，只據而今地頭，便立定腳跟做去，栽種後來根株，補填前日欠闕。如二十歲覺悟，便從二十歲立定腳跟做去；三十歲覺悟，便從三十歲立定腳跟做去；便年八九十歲覺悟，亦當據定見立定硬寨做去。」晦庵先生嘗云：「初師屏山籍溪，籍溪學於文定，又初學佛老，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，而道未至，然於佛老亦未有見。屏山少年官莆田，接塔下一僧，能入定，數日後乃見了義，歸家誦讀儒書，以為與佛合，

故作聖傳論。某自見於此道，未有所得，一日某在劉病翁所，會一僧，卻與劉說，某也理會得個昭昭虛虛的禪。劉後說與某，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。後赴同安任，見延平先生，先生只說不是，再三質問，先生只教看聖賢言語。某遂將那禪權倚閣，起意中道，禪亦自在，且將聖賢書來讀，讀來讀去，日復一日，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，卻回頭看釋氏之說，破綻罅漏百出。」朱晦庵年二十二，調同安主簿，後二年之同安任，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。秩滿丐祠，留延平之門，又來往從學者五年，遂盡得先生之傳。晦庵先生曰：「惺惺法只是喚醒此心。」因言瑞岩和尚每日喚主人翁惺惺，自答曰惺惺，今時學者卻不能如此。又引釋氏說心云：「不得跳舉，不得昏沉，是他見得此心，只有兩項跳舉。是走作時昏沉，是放倒時惟敬，則都無此病。」晦庵先生年十四而孤，受學於胡原仲、劉致中、劉彥衝三君子之門，遂慨然有求道之志，博求經傳，遍交當世有識之士。登第後同安主簿，秩滿歸，不遠數百里，徒步從學於延平李先生，時年二十四矣。先生初亦學於李先生，只說不是從游，累年精思實體而後，學之所造益深，專精緻誠，晝夜不懈，至忘寢食。延平稱之曰：「樂善好義，鮮與倫比。」又曰：「穎悟絕人，力行可畏。」

南軒先生張，字敬夫，穎悟夙成。既長，往從胡公仁仲問河南程氏學。先生一見，知其大器，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。公退而思，若有得也，益自奮厲，直以古之聖賢自期，作《希顏錄》一篇，早夜觀省。

呂東萊嘗自言，少時性氣粗暴，後因病中讀《論語》，至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，忽然覺得意思，一時平了，遂終身無暴怒。晦庵作其贊曰：「以一身備四氣之和，以一心涵千古之秘。」可謂得變化氣質之法矣。